

一场跨越三十一年文学接力

□许大立

38位重庆本土作者，三代文学人，从“30后”到“90后”，跨越漫长的31年时光，完成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接力小说《太空火锅城》。这不啻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，也是报纸副刊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1992年，创刊7年的《重庆晚报》蒸蒸日上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，我所在的晚报副刊背靠大树，蓬勃兴旺，在中国报纸副刊界有了一定影响。为有所创新和突破，我和副刊部同仁受当时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的启发，脑洞大开，突发奇想：何不搞一次长篇接力小说创作活动，以活跃重庆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气氛。

经过多次研讨，我们将小说定名为《太空火锅城》，设定了主要人物和故事线。寓意非常明确，重庆是火锅发源地，也是享誉世界的火锅之都，我们把故事发生地设在这里，就是要彰显火锅的魅力，通过火锅业的发展趋势，凸显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巨大变化。

此议一经提出，得到晚报编委会的强力支持。副刊部同仁立即行动起来，邀请了我市当年颇具实力的12位本土作家参加接力创作。这一批作家按写作顺序是：许大立、曾宪国、莫怀戚、罗学蓬、傅小渝、王群生、张世俊、王雨、刘彦、

光宗、王从学、黄济人。每人写一短篇，6000字，连载4天。

从社会反响看，他们接力完成的《太空火锅城》成为文学界和传媒界的一个经典。而赞助该项活动的江津“荷花牌”米花糖，当年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如今已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成为文学和商业互相成就的一个传奇。

1996年，在第一次成功组织创作的基础上，我们再次组织了接力小说《大码头朝天门》。题名虽改，但仍以1992版的《太空火锅城》为故事发生点，主要人物不变，主题不变，邀请了许大立、王从学、张卫、魏妮、余德庄、杨耀健、李毓瑜、舒德骑、张者、张世俊、胡伟清、谭竹、李元胜、莫怀戚、吴昊、李永英、王雨、曾宪国等作家进行了又一轮创作，同样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。

时光流转，岁月星河，倏忽间30余年过去，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。重庆火锅业也一样，

早已从历史的桎梏里挣脱出来，向绿色化、现代化发展，既继承传统，又发扬光大。今天的重庆火锅业五光十色，斑斓多彩，既有原汁原味的老火锅，又有时尚潮流引领下的五花八门。当下重庆火锅全产业链年收入已超4000亿元，由此，更多的传奇故事从虚拟的“太空火锅城”中萌发，在现实中生根绽放。

在这种发展大势和良好氛围之下，2023年，《重庆晚报》副刊昔日同仁，有意将《太空火锅城》的故事续写下去，并得到了上游新闻和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、重庆文学院的鼎力支持，特别受到中国言实出版社冯文礼社长、薛磊主任的鼓励和帮助。于是，文学中的“太空火锅城”再次返场。

时隔多年后，公关经理薛米丽、总经理俞生、大堂经理叶鸣、调味师“野狼”，雅座领班古小琴、大堂领班素芳等等，虽韶华已逝，仍痴心不改；他们的“锅二代”又聚在了一起，在理念时

尚焕然一新的“太空火锅城”内外演绎出更为惊心动魄、绚丽多彩的故事。

这一次依次登场的老中青作家是陈泰湧、吴越、晏菁、舒舒、谭岷江、王雨、出智周、楠木巧、杨小霜、谭雪梅、傅小渝、范圣卿、周睿智、宋尾。这14位作家大多是新人新面孔，与第一二次的作家相比，年轻人多了，女作家多了。无疑，我们作家队伍的新陈代谢已经获得成功，这是一桩好事，也是一件喜事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，此乃自然规律，生命必然，值得大加祝贺！

2023版的《太空火锅城》，由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秘书长、青年作家陈泰湧具体组织约稿，得到市作协和重庆文学院的悉心指导。这一版作者多是重庆青年作家，他们的题材跨越了重庆直辖前后这两个时间段，更加贴近新时代的城市风貌与人文关怀。

在这一代的写作者中，大重庆范围的作者

都有参与，除中心城区之外，还包括秀山、石柱、江津、万州、开州。职业也更加多样化，全职妈妈、置业顾问、法官、教师、护士、电力工人、职业经理人、民企老板，等等，他们有着更丰富的职业体验，文笔也相当不错。他们时尚，热爱家乡，非常巧妙地将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品、山川景色都写入了文章中。

30多年过去，重庆巨变，成为一座经济发展神速、现代感爆棚的西南中心城市。1992年参与撰写的作家，多已垂垂老矣。著名作家王群生、莫怀戚已经作古，斯人已去，佳作永存；许多人虽是耄耋或古稀之年，仍在各行各业里独领风骚。王雨、傅小渝两位资深作家，笔耕不辍，再次登场，不输后人。后起之秀李元胜、张者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，成为诗歌、小说界的佼佼者。所有人都已努力过辉煌过，这就足够了。

尤须一提的是，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，我们选择了三个时间断面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百态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摹。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改革开放的崇敬，也充满了对火锅业前辈的感激，这场跨越31年的文学接力是对重庆这座英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进步的讴歌。因为，《太空火锅城》展示的时代与情怀，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一个小小的火锅，映照的是我们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！

父亲与牛

□吴若嵩

去年9月的一天，一阵急促的电话打破了值班室的平静。电话是在老家的侄女打来的：“叔叔，爷爷被家里的牛顶伤了，正在县医院抢救。”

我心急如焚，一边请假一边做着种种猜想。但是，我又有些气愤，气愤父亲也气愤自己。

我气愤他，是因为两年前他就让他安心养老，不要养那头黄犍牛了，他就是不听。我气愤自己，是因为我竟然赌气不管了，现在看来，我应该强行把那头牛卖掉。

但是，说啥都晚了。午夜12点，当我辗转赶到老家时，父亲已经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。看着一台仪器被连接在他身上，听着仪器发出的嘀嗒声，我的心揪成一团。

我靠近病床，把脸伸到父亲的面前。父亲很无力，停了好一阵，才睁开眼。看到我回来了，他点了点头。

为了给父亲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，第二天我们决定将他转入省立医院急救中心。然而，由于伤情过于严重，父亲的病情还是逐渐恶化，出现多脏器衰竭。半个月后，根据母亲和众多亲友的意见，我们将奄奄一息的父亲连夜送回老家。

在从省城到县城的两个多小时里，妹妹和外甥紧贴着父亲的耳畔，不断地呼唤着他，车外城市的喧嚣逐渐转换为乡村的宁静。

父亲凭借着车载生命支持系统，维持着仅存的一丝生命气息。尽管他的呼吸微弱，几不可闻，但我们都能感觉到他还在坚持。然而，生命体征监测仪的屏幕上，心跳的曲线像冬日里最后的一缕阳光，渐渐黯淡下去，心率的数字缓缓下降，几乎触及生命的终点。

我情绪激动，大声嚷嚷着要回去杀了那头牛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。那根几

乎停滞的生命曲线突然开始跳跃起来，心率不可思议地上升，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近乎正常的水平。

这一刻，似乎连时间都在为这个意外的变动而停顿，车内的每个人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撼。

父亲的眼皮动了动，但没有睁开眼，他的手指轻轻摆了摆，我立即明白了这个手势。连忙趴在他耳边大声说，不杀它，也不打它，您就放心吧。

我的承诺让父亲安心下来，随着救护车接近终点，那曾经奇迹般跃动的心跳再次开始逐步减缓，直至车辆驶进了老屋的小院，那最后的一次心跳也随之消失，生命体征监测仪上的数字归于零。

父亲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。我擦拭着父亲逐渐失去温度的身体，愧疚自责如潮水般汹涌而来。当兵离家20多年，第一次与父亲这么亲密的接触，也第一次亲身体会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巨大遗憾。

父亲一生劳苦，从小就跟随爷爷捕鱼种地。在湖里，他练就了各种技巧，是大家公认的捕鱼能手；在地里，他与老牛为伴，家里犁地耕田的重活，都是他一人完成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的形象永远是那样勤劳、朴实和坚强。当年爷爷重病，奶奶体弱，叔叔上学，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，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学习的机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家中多了姐姐、哥哥和我，父亲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。然而我的父亲，用他满是老茧的双手，在那个贫困的岁月，以一己之力，为一家老小创造出了一个不算富裕却很温暖的家园。

我的童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，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，每天天不亮，大我6岁的姐姐带着蹒跚学步的我，站在渔船的船头，眺望着父亲划着小船捕鱼归来的场景。

每当我家捕获的鱼最多时，父亲那平日不多言的嘴角，便会挂上得意的笑容。那一刻，他是湖里无可争议的王者，是家人

心中永远的骄傲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，村里很多人都尝到了外出打工的甜头。父亲年纪大了，即便体力没问题，我们也不可能允许他再出去闯荡。但父亲依然闲不下来，别人有打工的甜头，他也有“打工”的收获。

常年守在湖边，父亲慢慢开垦出了一片荒地。那头黄犍牛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。

父亲在开荒地上为我们子女种花生、种玉米、种地瓜……每当我们回家，那些农家产品就是他给我们预备的“礼物”。

而每当我们享用着这一切时，父亲又和他的黄犍牛开始了新的一茬耕作。累了，他和牛在地头歇息。歇息好了，又共同走进地里。

长期的劳作改变了父亲，他日渐衰老，腰弯了、背也驼了，身体的小毛病也多了起来。

每次回乡或打电话，我总要劝他该安享晚年了，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，万一摔着了碰着了，出个什么事，这样你爸在不放心呀。可他的回答总是那么简单：“干不动就不干了，你在部队也不容易，我们能养活自己。”每次他这样说，眼中仿佛都闪烁着坚定而温暖的光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如果我态度坚决一点，让父亲早些停下来，也许就不会出这个事情了。

父亲走后第二天，老牛被卖到了外乡。母亲没有精力喂养这个大块头的牲畜，也不想把它送到屠户那里。

我想，母亲更不想看到它。母亲说，放心吧，卖给的是一户正经人家，这样你爸在那边也会放心。庄稼人是离不开牲口的，更何况是这种健壮的家伙，人家一定会善待它的。

父亲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头老牛，我们也再不会见了，但我选择祝愿它。

骑龙井

□吴凤连

在酉阳桃花源大街中路，沿骑龙路往里走，大约300步，往南拐，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一汪明晃晃的水井，赫然入目，那便是骑龙井了。

骑龙井由三个水池呈阶梯状组成。最上面的是溢水池，水池上方是水泥浇筑的穹顶，厚重的井盖使水池显得幽深深邃。夏日，一碗水下肚，冰凉彻骨；冬日，水汽氤氲，泉雾弥漫。一年四季，一股细甜的水柱，叮叮咚咚，源源不断地溢出来，注入下方两个露天水池：一个是洗菜池，一个是洗衣池。

所谓“骑龙”，即山势像龙，居住在山脊上的人家，犹如骑在龙背上。取“骑龙”之名，意味着此处两山相照，四顾环合，气脉相通，被认为是风水极佳之地。

骑龙井不仅名字起得好，井里的水也好。每到傍晚时分，便有一帮搬运工，三三两两，说说笑笑，来骑龙井洗手。他们放下扁担，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蹲下身子，把双手浸泡在井水里，边搓边揉，卸下一身疲惫。

有时我下班从井旁路过，也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捧起水洗洗脸。茶圣陆羽论水：“山上水，江下水，井下水。其山上水，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。”骑龙井虽是井，可这口井坐落在山坡上，其水正是从山中溶洞里钟乳石上缓缓流淌而下，水质轻柔，清冽闪亮，温润甘冽，上上之水，名副其实。

开始不明白，这么好的水，敞开来用就是，为何要加上那么巨大厚重的井盖。一

位居民告诉我：“井起初是没有盖子的，因泉眼很细很细，有人嫌水量太小，于是反复在泉眼处往深处挖，企图挖出大水来，但不管怎么挖，流出的水还是那么细。大伙儿担心把水挖断，才加上牢固坚实的井盖。”

紧挨着骑龙井有一家小餐馆，店名叫“半缸泉”。我去吃过一次饭后，便成了这家小店的常客。第一次走进这家小店，室内异常整洁，桌椅摆放得规规矩矩。店主是一位老人，姓邹，76岁，步履稳健，满脸微笑。

进门就看到一只半人高的水缸立在灶台前，我跟店主开玩笑：“小店既然叫‘半缸泉’，水缸里的水应该不满哟！”老人笑呵呵地回应道：“不妨打开看看！”走近水缸，掀开盖子一看：哟！还真是不到半缸水！大惑不解，问老人：“既然紧挨骑龙井，有的是水，为什么不装满一缸？”老人乐了：“这店是我老伴开的，年纪大了，力气有限，烧饭做菜，每天半缸水用完就关门打烊。”

那天，我点了一碗酸菜粉丝汤、一盘青椒炒肉丝。汤上桌喝了一口，哎呀，酸溜溜，甜津津，一股老辣的酸爽疾传遍全身，那情形就像一个大汗淋漓的人遇上了一股凉风，舒坦得很。再嚼酸菜，咔嚓咔嚓，爽爽爽，脆脆脆，好带劲！

吃完饭，站起身，抬起头，被墙上书写的一则民间故事、一首诗吸引住了，双脚久久不能挪动。

故事是这样的：一道人常到一酒馆中饮酒，饮完不付费就走，店家也不收取。时间一长，道人过意

不去，对店主人说：“吃了你家不少酒，没有什么回报的，我有一种药投入井中，可不酿而得美酒。”说完便拿出二颗药丸，投入井中，井水一下子变成美酒，异香扑鼻，这家人因此致富。过了30年，道人又来到这家酒馆问道：“你家自有此井以来，收入怎样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酒是很好，就是没有糟粕养猪！”道人长叹一声，把手伸入井中，药丸即跃出，井复如旧。

紧挨着这则故事的还有一首诗：天高不算高，人心第一高。井水做酒卖，还道猪无槽。

3年后，“半缸泉”关了，两位老人去了成都，我再也品尝不到老人们的酸菜粉丝汤了。

前年我去成都出差，没想到在一家书店里竟遇上邹老，他领着两个孩子在书店看书。老人告诉我，男孩叫邹节，女孩叫邹制，是他的曾孙、曾孙女。

我问老人怎么起这么两个名字。老人说：“我们家的家风，两个字——节制。”谈到“半缸泉”墙上的一诗一故事，老人说：“这一诗一故事是我祖父从书中看到的，他认为好，便作为家训传下来，到邹节这一代，已是第六代。”

我看着两个孩子，乖巧伶俐，活泼好动，两只扑闪扑闪的大眼睛，比骑龙井的水还要清澈。



美丽新重庆(中国画)

刘成凯

一米阳光

□李立峰

春天的阳光，不是以万丈计，而是一米一米的。脑海中，浮现出影视剧《一米阳光》，想起那个开满鲜花的村庄，想起索桥上那柔软的云南。

重庆的春天，阳光也是一米一米的。有时候，她会轻叩南边的窗子，洒进一地碎金子。立在角落里的绿萝，立即光芒四射，令人看了又看，爱了又爱。但当我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去阳光下的公园时，她又藏在了云朵里，仿佛是故意躲着我。由是，我知道，春天是阳光驮来的。阳光一出来，春天就灿烂。

春上南山书院，参加红锦读书沙龙书友廖喻峰峰分享，分享的题目叫《粟米阳光》。今年是他个人年度分享的第七年。七年来，他如同一米阳光，照亮着身边的书友。

提起粟米，我自然就想起丰都县栗子乡金龙寨，想起金龙寨上最好吃的栗子大米。去年“十一”，我曾驱车三个多小时，穿过重重大山，沿着奔腾不息的龙河，一路溯河而上，抵达金龙寨，目睹了传说中的栗子大米。是时，阳光浅浅地从东边探出头来，一地金灿灿的稻田就成了金色的海洋。

喻峰是位飒爽英姿的军人，近一米九的个头，绝对玉树临风。转业后，他义无反顾投身到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中，来到了大山深处的栗子乡，担任驻乡工作队副队长。

在我心中，他像一道光。在他的办公室，挂着工作规划图，也挂着一顶草帽。我盯着这顶帽子，久久出神。心想，多少人有勇气戴上它，多少人会在风华正茂时走进这大山，多少人会爱上这故乡一般淳朴的村庄？

阳光眷顾的地方，定然有柔情的岁月，如歌的故事。喻峰分享，就围绕着2023年他所经历的五个故事展开，从读书到下乡，从亲子到孝老，落脚是公益。怎么看，他都是一个温暖的小太阳，持续散发着温暖的一米阳光。

喻峰自称，自己是推销栗子大米的。去年的栗子大米得到了丰收，种粮大户却满面愁容。山中的大米如何卖出去？驻乡工作队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抓在手里，扛在肩头。一场覆盖14个帮扶单位的农产品

展销会由此拉开。

他来我们单位的那天，是一个寒冷的日子。风，冷飕飕地刮，人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，裹紧衣服，缩起脖子。与喻峰握手的那一刻，冰凉如同一道闪电，瞬间击中了我。但展销会热火朝天，驻乡队员和乡亲们热情洋溢，我们单位的职工也纷纷下单。那场景很是令人动容，让我眼角湿润，不禁把卡刷爆。

十几天时间，辗转14个场地，订单200多万元。与此同时，驻乡工作队开发的“我在栗子有块田”小程序同步上线，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。那是驻乡工作队借助信息化手段，推销栗子大米的一次尝试。

除了助销农产品外，驻乡工作队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，比如移风易俗、防火救灾等。喻峰说，在栗子乡，老百姓的表情包就是评判驻乡工作的晴雨表。作为驻乡队员，就要放下身段，耐住性子，耐心细致地做好老百姓的工作。

一年来，老百姓的愁容、怒容、倦容越来越少，笑容越来越多。乡村的日子越来越敞亮。

一米阳光就成了粟米阳光。

好的分享，是分享者和听众的双向奔赴，是一米阳光与一米阳光的彼此照耀，是一颗心与一颗心的瞬间温暖。

受到喻峰分享的启发，书友纷纷发言，用最简短的语言，分享了最深刻的启发。而我分享的故事，据说就与南山有关。

昔日，李白携书童离开故乡江油，顺江向三峡而来，开启了自己的求仕之旅。在渝州，他谒见刺史李邕。谈论间，因不拘俗礼，放高言论，引得李邕不悦，双方不欢而散。临别，李白毫不客气地写下了《上李邕》——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”字字千钧！

据称，此诗开创了李白豪放诗词的源头。如今，南山之巅的大金鹰，是不是就是李白笔下的“大鹏”，不得而知。但我知道，我们走在南山上的某一步，兴许可能与李白的某个脚印重合。

李白没有遇见一米阳光，想来不免遗憾。但李白留下千古名句，却光耀千古，激励了无数人走出大山，闯荡四海。

“笔头文字挥洒出胸中兵甲，势带破竹神麾扫宇；溪畔宾朋品评着笺上辞赋，情追兰亭曲水流觞。”当书友古历朗诵出这副对联时，我就知道，春天不是一个季节，而是一种心情。心怀一米阳光，处处都是春天。